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三

圖書編

邊類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

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

以陝西延綏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

事體相同。

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

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

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

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

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則以填實此地而王璽移置下馬房

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至西徐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每歲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與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門庭故有總督運籌于中，總兵叅遊提兵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事宜。

固原邊政總說

固原邊鎮本羌戎故地。秦關壤爲隴西郡。國朝混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綏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二千六百餘里。蓋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也。然黃河積石環于後。岷冢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蘭靖緊隣虜穴。百步之內。率皆強敵。且當三秦門戶。衝險爲最。而河洮近邊。舊無虜患。自丙酋襲居莽刺川。漸逼內地。窺我藩籬。則門庭肘腋之間。生一

敵國邊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強而失額頗多洮岷之兵漸增而半皆未練

靖虜古會寧地國初設巡司統攝戍兵以防河東正統二年始置衛列乾鹽池等四堡爲安會藩籬東接寧夏西界金城北抵大小松山逼臨虜穴衝險甚矣永安堡近設守備一員達戍北塞以張犄角之勢外援內應鉅患其少弭焉或云塞梁家等口之路則河套之虜不能入扼雪山水溝之險則山後之虜不能侵似亦保障之策毋以款和爲得計也

蘭州古金城郡也國初爲蘭縣併置衛洪武三十

一年蕭藩移封而中護衛從焉成化間改縣爲州外
通虜穴內屏臨鞏乃甘肅之咽喉秦隴之門戶也分
屯列戍置塞周防披山帶河險要可據唯是冬春水
結則中流天塹與虜共之一度洪津便爲內境機宜
戰守豈與諸邊一律哉

河州漢抱罕縣地國初置衛成化間附衛爲州洮
水遠于東積石峙于西二十四關屏蔽內外城塞相
聯聲援易達獨歸德孤懸一隅道路阻隔又七百里
而遙然招番易馬制定羈縻藩籬旣多跳梁無恐惟
近年東虜丙鬼諸酋渡河而南住牧近郊蚕食番族

環河山畜產之裔、剽掠殆盡、侵陵逼近、積石之西、隴
龍溝口乃諸關之門戶、實通賊之要衝、于此建堡築
臺、以扼險要、添兵置將、以固關防、併團聚番兵、共圖
保障、聯絡歸德、用成犄角、庶幾河湟有安枕之時乎、
歸德本西羌地也、先漢擴疆爲貴德州、國朝建守
禦千戶所、設番站者七屯、寨者十、蓋爲河州藩垣計
也、土沃壤肥、堪以屯戍、崇山疊嶂、足以拒守、形勝則
有餘焉、願以彈丸之區、星懸境外、旣與諸番爲伍、密
邇莽刺、復與強虜爲鄰、駕馭撫處、較昔甚艱矣、且距
河州七百餘里、烏道犖緣、驛程匱阨、北望湟中、旣阻

洪河、南去洮陽、遠隔異域、兩地絕微、豈能捍禦、故隴
龍溝口、議添守備、阨險塞衝、地利既得、聲聯勢接、輔
寧可成、且招撫諸番、自樹屏翰、安邊保境、莫此爲先、
豈直歸德藉有比隣、而河洮之保障亦固矣、

洮州古諸戎地、後周置洮陽、國家因設洮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寨堡聯絡、俱有官軍守禦焉、境內西番
九十餘族、頒降金牌爲符、易馬以示羈縻、自萬曆
辛巳間、將吏弛防、疆圉失守、以致丙酋擁衆搶番、直
抵城下、殺我官軍、大掠而去、比時過執和款、竟未一
懲虜、遂憑陵封固巢穴、莽刺川一帶、乃咸甌脫、二百

矣、而派有定額、甲去則乙之存者爲之賠、殺者多而
賠者少、久之則并乙而疲、且逃矣、乙幸不拔於虜而
不免于疲、且逃是相率而盡之術也、清理戶之額而
爲之均可也、大同之所謂存畱者、要以供王府祿
米爾、初年以見在之額派、大同列邑以爲之供、其數
正相適也、今民之輸者、日有減耗于虜、而宗藩給
祿之額、則且百倍于初、如開封桂林、同爲急切、然彼
爲一省、尚可或括或借、以紓其急、而大同則一府、且
邊也、置數千人於城中、而使其枵腹、則何以善後、

河套敘

河套特選防之一然爲國
家要害所係故復詳之

河套三百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禰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德慶陽三延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

以爲屏蔽、如南峪楊家等寨者十有七、城南白水江由嶽岷而入川、城東兩河口由階文而達陝、此形勢大較也、第番漢錯居、中外不別、貿易來往數起爭鬪、惟當事者持之以廉平、撫之以恩信、今查本城官軍止一千三百有奇、旣屬單弱、而召募之衆、半皆異類、隋州、周秦時氏羌所居、漢置武都郡、唐置階州、國初改階縣、旋復爲州、西有白水江、江之西南有西番二十四族、扼險屯戍、黃鹿壩等堡則一十有三焉、藩屏亦旣周密矣、再設分守叅將兼轄西固文縣二千戶所經制不稱備哉、

文縣古陰平道元置文州國初改縣設守禦千戶所編戶三里寨堡有十諸番環聚大小三十八族耕牧爲業文臣武將並列於一城之間馬步官軍分守於要害之地經制亦甚當矣

總論

按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爲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卽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種所藉河套自套失于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爲胡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

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燧五十六，迤右烽燧九十二，而軍食兩艱。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戍邊糜費止欲隔絕羌胡以息其爭。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匹。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觔。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
名馬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匹糧料三萬三千四
百一石有零鹽糧五千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七
萬二千七百九十一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
十兩七錢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匹棉花七千
四百六十四觔

涼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
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
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色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
兩三錢八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

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二萬兩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匹綿花八千四十五觔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七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糧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石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十七束布九千八百一十六疋綿花三千七百一十五觔

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三百三十九匹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

運本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疋棉花三千一百五十一觔

五涼沿革附

晉時張軌據河西州

今其州

爲前涼呂光繼之爲後涼李

嵩遷酒泉

今之肅州

又遷沙州

去肅州八百里今設于秋

號西涼沮渠

蒙遜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

今

南

號南涼

唐呂溫詩樓高望五涼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

富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唐韋瓘詩曰。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爲塞北之江南以此。

按涼州各衛卽五涼故地。在漢爲武威郡及甘肅一帶。卽漢張掖酒泉燉煌數郡。形勝峻險。風氣強勁。且多產良馬。而土之所宜。自足供贍一方。不必取辦中國。故五涼與五胡相終始。元昊亦與宋相頡頏。何嘗假給中土之餉餽哉。自唐末失之吐蕃。至我朝始復其故地。置各衛以相聯屬。獨燉煌在嘉峪關外。棄

與西番已失策矣。昔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廩牧，迄今猶頌之。苟曰不然，地獨非五涼元昊之舊，而充國毛仲何人哉？或曰：榆林固原花馬池，當盡屬之總督，莫若移陝西撫院于臨洮，并撫緩河西各衛，是一策也。

莊涼要害

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垣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在陽州二百里之外，四無交敵，尤極孤危。

洮州鎮屬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官軍六千一百七十五員名新舊召選舍人土兵民夫八百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九百六十石有零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千九百四十九石有零布八千四百疋綿花三千三百觔

岷州鎮屬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二千一百九十二疋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

五百九千四石有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疋
綿花一千三百二十二觔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
束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
二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
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
千六百八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
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
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
銀二千一十二兩五錢

經畧河西

先是總制尚書唐 題該本部會議得甘肅地方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若因地肥饒所在五里或十里築堡一座堡制規模可容居人二三百家每堡近門築墩以便瞭望每堡四面離堡三尺餘外築攔馬牆高一丈中挑墩堡深一丈濶五尺內築子母牆高五尺厚三尺以避賊勢自西而東肅州起工堡大路兩旁中設井一眼或近水去處其築打堡墩事宜當模倣充國遺意合用稍把繩木一應器具爲之備堡內居止造房木植聽本處巡撫官會同屯政官斟酌地方

賊情緩急量撥官軍架梁防護摘撥官軍雪山採辦
查撥屯軍拽送一堡完成一堡起工若人力有餘器
具完脩聽其數堡並舉亦無妨礙要在因地遠近以
築堡固堡大小以召人不必拘定某處築幾堡三五
年間屯堡充實兵食皆足然後買馬給丁等

甘肅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
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
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
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

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漢酒泉郡肅州西北

千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

皆漢燉煌郡地也

與前四郡皆隸甘肅

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

下河西迺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

南三百餘里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

百餘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

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

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是難

山勢曠達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居多

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肅等五衛于張掖設肅

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

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

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羗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

田部與相望爲壘才惟校聯不能便兵成傷聞其
進烽火通勢併力以遠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字其
肅之臣惟以充國爲法況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
將得矣本無高議也

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耳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
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勒累朝李淮之議曰
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
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
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
又令其歷在催徵不免遠涉若以省叅一官專駐蘭
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經運事例而移即中
于其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

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蕃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
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參將。
易璚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
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
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
可久可繼之。迫也。

甘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
名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
十七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
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

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例銀
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
名馬二千七百七十八疋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
十三石六斗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
十二兩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
萬四千一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
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疋屯糧料二萬
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

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
卜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
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
四百八十八觔毛襖五百六十二領

甘肅事宜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
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
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
歌曰忘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
無姿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爲都司

人新集卷之三
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爲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
郎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
官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溥于
鹽利華夷賴之

桂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北之他邊不同極爲孤懸
自蘭州過河至肅州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
路北爲鞬子南爲番子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
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則棄之恐鞬子倖至搶擄
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
地專倚水利近時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爲勢豪占

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于此也。

甘肅各衛

莊浪漢允吾舊地，南接金城，北抵安遠邊之東，則爲松山，西北則黃羊等川，爲唐六河故壤，賓鬼諸部自款貢始，駐牧焉。唯是強虜鱗集，諸番蟻聚，中通一線之途，是爲內徑，乃四郡襟喉要地也。風土寒涼，五穀不產，鎮岔沙井之間，水草俱限，于邊外樵採爲難。惟連城大通等堡，比隣湟中平原沃野，宛然屯田之鄉。然皆魯氏部落所居，堡塞未修，平多營窟，苟責成而整飭之，亦可以資犄角之勢。

西塞古湟中地以湟水經焉其境四山環帶中阻三
峽亦形勝之區也衛城建當三川之間勢取控制而
西北地形漫衍守望寥濶生熟諸番布滿山谷西南
當青海門戶爲虜必窺歲時問遺互市調遣實孔道
焉礪伯當二決之間四山峻列西北一線之路與莊
浪通山徑阨隘勢難飛廣虜不出湟塞之北循山而
東則礪伯可高枕而卧矣獨北山諸羌爲先零故種
控弦飲馬頗肆憑陵近歲以來往往敗績分地保疆
業已燬服古鄯披山帶河川谷平錯土漢雜居村落
相望蓋別一疆域也往時虜自松山而馳穿莊浪北

塞逾紅城渡河則山川爲必窺之地款貢以來此衝遂塞諸羌羈縻成俗達邇晏然

國家經畧河西四郡未復高昌北壘與虜共之則肩背旣踈門庭漸逼獨虜患未甚我境亦安湟中一陞無異內地此一時也正德初亦不刺以得罪酋長扣關請降倉卒失圖遂致闖入安定諸衛破亾一空青海之間始爲虜穴此首旤也又一時也唯時謀臣策士不遺餘力已已以後東虜數侵雖疆場擾攘而海土旣肅漸徙歸巢蓋自巳未俺酋之犯餘種落落且盡矣此又一時也老酋旤旤奉貢稱藩玉門以東悉

偃兵革戎狄無厭狡焉啟疆本以併吞之謀駕言徼
佛之利擁衆西牧再據海陬我稍疑其非誠彼詭託
于尾刺上下相信墮彼術中建寺請額遂爲虜創一
不拔之基吁計亦左矣

古浪唐和戎縣地也正統三年設守禦千戶所蓋爲
全涼門戶耳西南則石頭等溝諸番羅列東北則黃
傘諸川衆虜環窺彼出此沒交相爲患最難控制然
惟本地夾之栢林之山沮以古浪之水有險可據且
黑松安遠各該遊擊都司一員道路非遙兵馬齊集
一聞警報刻期應援亦足自守顧孤城斗絕虜犯武

威實稱孔道扼吭拊背平時不可不先爲之備

涼州本漢武威郡地廣民衆村寨壤接良田沃野生
植殷繁溫萃之景不輟于四時有內地之風焉故四
郡稱鉅者涼州爲最額設副總兵一員統兵以守黑
松則設遊擊居中調度應援于兩路之間安遠則駐
都可依限更番防禦于一線之地且西北有鎮番永
昌爲之屏蔽東南有古浪西寧爲之障隘蓋市鎮腹
心也虜難卒入我亦易守往自成化間防禦少疎連
遭虜掠居民逃匿者甚多事且內設營伍委而不守
知暖泉紅水扒沙盡爲棄地東連莊浪速罕等堡守

八
新刻集
卷三
望隔絕則賀蘭以西鎮番以漢武故地悉既脫焉
而中國蘭靖莊涼之間如無安枕之時良可恨也尋
討故事總督彭澤建議恢復誠安邊至計

鎮番古姑臧縣地岐出武威二百里極臨窮塞蓋涼
永之藩籬也始設守備一員領之繼改叅將以壯疆
壓列堡屯戍防禦亦嚴但其地沙漠平漫無山谿之
隔馳驟易逞完壁爲難東接寧夏賀蘭之王庭南隣
大小松山之虜穴前接山丹後通甘鎮要害孤懸西
鎮爲最

永昌漢屬烏縣也國初建衛設守備控制番夷成

化間始爲遊擊以備應援萬曆初罷遊擊爲叅將官秩愈崇則聲勢愈重然此地東西控帶南北犄角悉爲重地而原隰之廣不啻千里蓋武威之上游焉顧地形平衍無險可恃北有石門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經之路山南黃城兒則又殘元遺址水草甘茂牧養蕃息久爲藉處戀牧之所寧達子立塞外與虜爲隣且自和款以來海上多故虜馬交馳殆無虛日

山丹周秦爲月氏地漢置刪丹縣國初置衛設守備以控制之其地川原平衍守衛旣屬難周尺藉半空兵馬尤爲單弱但西去鎮城百里而近重兵相隣

聲援自易東去石硤八十餘里誠重鎮之襟喉也惜地里高寒又多沙磧市無土著野無田疇故設都司二員更番備禦而所統官軍皆西鳳平漢之民素非慣戰雖充行伍徒具虛名

甘州漢張掖郡地山川盤固形勝交合河西中會之區也國初開邊置伍設行都司爲之總轄兼命文武重臣爲之鎮撫與夫屯田馬政諸執事皆備焉所以制馭番虜屏翰秦隴者計甚周已然山川廣濶邊多要衝考之額兵二萬五千今存者止十四耳守望不稱勞費哉年求置將屯兵分阨形勝故洪水之

設遊擊坐制南山平川之立守備專防北塞則虜之
出入去來益前後俱防首尾相應且東築險隘西創
邊垣區畫詳明備禦嚴密

高臺漢樂涪縣地南番北虜防禦頗艱萬曆間易守
備而設遊擊然白城之山顧于前黑河之水達于後
川原平曠屯田用武莫善于斯顧自回夷幾破于嘉
靖二年之後驚虜猾番暴掠無厭遂致沿山紅崖等
堡一望蕭然自款和以來邊境少寧人民占籍漸開
可耕之田坐收稼穡之利然當番虜之衝者則六壩
朱家灣尤甚焉水塘湖係我內地而虜每盤竊

鎮夷本漢酒泉封內地歷隋唐五代而宋未有建置
正沙磧而已自國家收復之後開設鎮夷守禦所建
城池置屯戍以遏蕃虜之衝天順間河水浸決城郭
半圯改易舊基創立新制經營肇造屹然稱于城矣
但地里平衍控列黑河之外極當虜衝始設操守繼
設守備茲立遊擊防禦亦漸廢矣而兵僅千餘單弱
如故且上之高臺百有餘里猶可聲援下之肅州則
二百里而遙雖在封內緩急不繼

肅州漢酒泉郡地幅輳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
百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棄地

在焉海虜在南瓦剌土魯番在西北諸夷環聚腹背
肘腋悉皆敵國孤懸重地莫此爲甚往時經畧專在
哈密蓋恐其撒我藩阻絕我貢道耳今西事業已寧
謐獨欵虜往來茲地無異甌脫非窺截貢夷則剽掠
番族久而不已其憂豈在土魯番下哉且微塞之間
近有流牧之虜別無酋長數數盜邊似宜議剿以杜
蚕食嗟嗟西望嘉峪則故壘猶存北眺西州而輿圖
已達疆場旣促控制爲難流聚已繁群謀不逞實武
備以壯于城固邊垣以分內外却流虜以開貢道扼
要害以樹聲援此四郡共憂酒泉其尤急乎

西事畫餘

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臺以東按枝渠黎皆故國地溫和有溉田募壯健詣田所爲本業稍築列亭連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議元帝復戊巳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唐遂置西州及交河等縣接其地今賓蘭西北直抵鎮番又西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壘在焉鎮羌西北有黃羊川口內爲扒沙地多磧利美水草虜住牧往來其間以透西海卽棄壤也夫古稱河西之盛控制羌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遠絕環固業與虜共

之誠由嘉峪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况鎮
羌硤口南疆北塞遠不數武近纔跬步攻當塞反扼
我吭又安能制御南牧之虜哉國初置內屬番夷
爲罕東曲先安定阿端等衛北連哈密南隔諸羌河
首鹽池大稱藩翰自正德四年亦不剌以獲罪酋長
逃遁而西乞地內附我倉卒無以爲應遂潰邊掠內
地入西海破安定等衛諸番散亡因據其地南牧之
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畧諸臣如彭澤金獻民楊一清
王憲王瓊趙載唐龍等爲剿爲撫不遺餘畫然竟不
得其要領議者至欲收哈寧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

制瓦剌不知豺狼同室能保不噬臣藩籬坐守之夷然亦不得已之策也。俺答有西海之行彼以新受國恩約束惟謹。臨邊番漢居民真無大吠之驚。我既信其無他。彼因遺置種類巢穴已定。驅逐爲難。今日以盜馬名掠某番。明日以盜馬名掠某族。方虜掠而卽講和。旣講和而卽徵求。已徵求而又虜掠。生番不勝蚕食。遂及熟番。熟番不勝憑陵。因擾內地。不數十年諸番破亡畧盡。不特失我歲額。中馬絕塞。孤垂將誰爲之保疆乎。近有傳虜中語曰。指南來山川此我家。舊疆原非漢土。其搶虜番族誘之曰。爾不勝其擾不

知拔帳歸我諸番感戴國恩不忍棄去有言之泣下者可以知虜謀矣今甘肅西寧之番其附屬虜部者十之三其貧窮無聊依虜畔牧在扒沙等川可數千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產而獻方物者十之九獨河以南隔于迫脇殘破服從尚少今漸圖渡河矣虜情豈遂已乎倘有附陰山雄傑之鮮卑安知不爲強國耶吐蕃欽陵欲唐拔去十姓四鎮至要郭元振曰烏江黃河關源阻與多屬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窺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過數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

可斷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虜進據腹心，駭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爲殷鑒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論諸蕃關隴蜀漢且剝膚矣。流來諸部有東虜，有套虜，東虜屬宣大山西，套虜屬榆林寧夏。總之則兩督府也。如各虜回巢，再有舉動，或執拗恃衆而盤據不歸，必共宣德意，張弛操縱，如馴擾禽獸，服我籠檻，或事機未偕，勢必用威，尤當異地同心，不遺餘畫。諸虜西來，俱言仇殺无刺，且云候套虜吉囊及東虜順義王齊至，方大舉而西。自去冬以來，聞扯酋急急于襲封事，完則以送佛僧爲

名卽來西海近聞虜使傳說春深草發刻期起行此雖道路流言而情形近的可聞扯酋使使傳諭海上諸酋不得先行過河搶掠蓋約之既來同舉耳信若此則河西寧有安枕時乎扯酋新偕酋婦寵受封爵方藉鈴東部落以安邊境豈可信其稱兵遠出伐我外藩緣虜以中國爲恃番遂不敢挑釁以犯漢法其積憤深怨非一日矣頃虜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種之夷超距而從戎者至二千人其西寧南北諸番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屯聚掩襲歸途爲諭一時驩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

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弦荷戈之兵衆可萬人卽虜
來無爲也虜果不來此語亦傳聞彼中虜猜疑遲回
者久之誠以諸番委虜我爲懸示賞格且聯束附近
族部使互相聲援總聽指揮又陰傳諭虜中番且群
謀不逞我收洞喝相持之功況其首事倡率之跡

延綏所屬并馬市達虜數目

一 伎吉囊十失兔等兄弟四人

一 伎明暗台吉三千有餘

一 伎吉囊叔父東哨莊禿賴怠吉二千七百餘

一 伎必把失台吉貳千餘

一枝銀定台吉兄弟三人一千六百餘

一枝打兒漢台吉六百餘

寧夏所屬賣馬達虜

一枝切近黃台吉大舅等兄弟七人四千餘

一枝切近黃台吉姪男莽素台吉二千餘

一枝松山賓鬼台吉五千餘

一枝西失刺克炭台吉四千餘

久在西海住牧

一枝把爾谷吉五千餘

一枝把都兒台吉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 枝古燕拓十能一千五百餘

一 枝沙記打兒漢二千餘

已上四枝未聞過河

一 枝克臭同男五百餘

一 枝真相台吉同弟五千餘

一 枝火落赤同男三千餘

一 枝阿楠台吉同弟二千五百餘

已上四枝過河

套虜移住西海

一 枝卜失兔同弟一千餘

一枝歹牙氣三千餘

一枝察罕打哈他十能二千餘

一枝莊禿賴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打正又名罕僧同姪四千餘

一枝黃台吉妻首領撒石倘麻害恰一千餘

東海移住西海

一枝順義王同一克黃台二千餘

已上共各虜約有三萬五千五百餘騎

內夷各土官總叙

卽如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而王驥欲立

功名遂督兵五十萬、餉半天下、雖窮搜巢穴、思任
發卒不可得、徒殺無辜數十萬、驥且以功封伯、其餘
膺陞賞者殆萬計、及再出師、而東南騷擾、軍民疲敝、
不可勝言矣、若夫南頓麻陽隴水羅笏、散爾小醜、又
皆界在腹內、一或馭之失策、未免調集客兵、轉輸餽
餉、威未加乎僞類、禍先被乎生靈、近事良可鑒也、

四川夷考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莊王遣將莊躋、沂沅水出且蘭、
以代夜郎、牂牁、牂牁船、因名牂牁國、漢武帝發兵討
之、卽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公孫述時、大姓傅龍

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自後渠師多姓謝氏唐興謝龍羽遣使奉貢太宗卽其地置播郎將夷珍泰等州宋乾德貢名馬丹砂終宋朝貢不絕元時內附國初首領楊鑑率其屬來朝封爲播州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其後楊洪楊俊楊信俱有威名

黎州古西南夷笮都之地白馬氏之遺種也漢武帝定西南夷以笮都爲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王外羗一治青衣王漢漢民晉時爲李雄所據至後周改爲黎州隋唐爲登州唐天寶乾元初改

漢源郡後復爲黎州五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據有其地宋滅蜀屬成都路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國初改黎州長官司尋陞宣撫司

烏蒙

古賁地甸漢屬牂牁唐烏蒙據之元時歸附置烏蒙國朝改軍民府

烏撒

古西南夷地唐宋屬烏蠻元時歸附置宣慰司

國朝改鎮雄軍民府

東川

舊烏蠻地元置東川府 國朝改軍民府

芒部

舊烏蠻阿統據之元置芒部路 國朝改軍民府
永寧宣撫司領長官司一爲九姓其地秦爲蜀漢爲
益上通雲南北連川廣

龍州宣撫司其地周爲羗氏在隋爲平武龍門山高
水峻因塞之地也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古蠻獠之
地

松潘圖敘

我朝開設松潘東綴安綿南控威茂譬人之一

身松潘其首也安綿威茂其股肱也番酋比附于外
材官控禦于中嗣後五寨塞而威茂分三溪叛而安
綿出致使手足頭目各不相顧何以聯屬而成身乎
松潘之勢似合而其中皆秦越相視實則分也白草
之寨似分而其黨皆患難以相成實則合也

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二千八百五十九頃
七十畝有零主客官軍各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
四員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
布政司原額茶課一千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
零原額鹽課銀七萬八千四百兩零

戊州衛并疊溪威州灌縣四路主客官軍各兵一萬
四千一百五十二員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
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十萬三千九百
一十七石外倉二十收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一十
七石

安綿壩氏石泉四路各官軍各兵六千四百五十二
員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

四川行都司領衛六

屬所

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爲里

六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秋米
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三千六百

石有零

松潘邊考

松潘古冉駝地。漢時自徠以北。君長以十數。冉駝
爲大。武帝開以爲汶山郡。歷魏晉五代未嘗入寇。
唐初置松州。後改交州郡。○貞觀時發蜀十二州
兵討松外諸蠻。獲十餘萬。請降者七十餘部。戶十
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後茂州西南築安戎
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爲吐蕃攻拔之。宋初茂
州無城。知州事范百常始因民之請而築焉。宣和
以後。入寇不絕。元始內附。國初征松州及茂威。

等處克之，卽右松州地，置松潘衛。

松潘威茂總論

諸堡之卒歲于內衛選官軍更番而戍，大約主客遊兵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但不知地利，不識夷情，恫疑虛喝，習爲上計，不聞有剡一矢持一戟，攘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而望代，是奚足多也。曷若罷之而養戍兵之費，籍土民，站丁而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關餘丁可練而使也，無已則擇勇健者量堡緩急分布而汰其充數之老弱可也。松茂地鮮五穀，官軍待哺于內境，歲輓全蜀之糧數十

加夫餽糧千里，斗粟數錢，民不堪矣。而以實老弱之腹，吁可惜哉！乃若維州之滅，李唐故地也。在戎虜平州之衝，漢人入兵之路。後吐蕃計取之日，撫憂城焉。李德裕帥西川，悉怛謀舉城降，其籌邊遺蹟可考也。而沮于牛僧儒，城竟棄。先臣董軒嘗議欲棄疊溪，移所高屯堡，有八害三利之說。夫入松有二道，東自小河南，自疊溪，皆羊腸一線之逕。如人兩臂然，胡可廢也。而維州則其後矣。即使無之，不過太山虧一簣土耳。

松潘事宜

松潘二鎮爲蜀城之右臂，係全省之安危。松潘不守，則威澤之藩籬不固，而沃壤千里之區亦幾于危薄而不安矣。松潘糧運之數有限，而商販所取易窮，故於秋成之後，每米一斗，價銀一錢八分，或銀二錢，乃至經商不通，囤戶坐索高價，每斗增銀至二錢四五分者有之。甚至青黃不接之時，有錢無米，無論齊民卽官員之家，懸釜待爨者亦有之。故有身歿未寒，其妻下嫁于於部卒，有子備員竊祿，毋糊口於他人，所以百戶徐榮至閉門忍饑而歿，而父母兄弟夫婦骨肉之間，生不相保，歿不相顧者，比比然也。查得松潘

放糧事規、每年四六十二月支實米、其餘月分皆支折色、此先時作者蓋以糧運之艱、故支折色多而本色少、所以爲糧戶節省之計、但所存恤在糧戶而所苦在邊氓、今照布政司買運松潘一鎮萬曆七年分各倉糧米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八升而松小等邊三官舍軍兵孤老共五千六百八十一員各客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四員名若以每月米銀兼支實爲利便、又松地苦寒稱貸爲難往往山陝富商構資坐取重利每借米一斗候至放糧之時加至二、三斗者有之、窮軍細民甘心充支無如之何若

每月給米不至稱貸之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四

圖書編

邊類

建昌考論

建昌本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乃西南夷邛
都國地漢武帝置越嶲郡領邛都等縣晉徙郡治會
無縣宋因之齊謂之獫狁後周置巖州隋改西寧州
後復爲嶺州治越嶲縣大業初改爲嶺郡唐初復改
嶺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嶲郡至德初沒于吐蕃貞
元中收復大和中徙治臺登縣懿宗時爲蒙詔所據

改此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府，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隸四川行省。尋改隸雲南行省。本朝洪武中，罷慰司，置建昌衛，隸四川都司。改建昌路爲府。隸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昌衛爲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彤勝東連烏蒙西距吐蕃中接中慶北鄰西蜀據西南咽喉衝要之處。雖通商貨殖田地膏腴而土廣人稀竹籬板舍不事脩飾善造堅利人甚畏弩末之毒。

議制以松州諸寨建昌餘孽

按蜀界在坤隅三向邊夷自漢武通道之後每煩中

國其西北則爲疊茂爲松番與氏羗爲界有大姓小姓小蕃大蕃之別在昔爲吐蕃憑陵已甚是李贊皇之所經營而未得其要領者也其西南則爲沉黎越嵩建昌諸徼連亘獠獍之外諸種盤據磨屯烏散靡有定在昔爲南中叛服靡常是諸葛武侯之所經畧而卒以攻心爲策者也

四川夷

四川山包鰐棧水鎖瞿峽惟烏蠻阻其東南西抵番族龍州爲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而內黨日堅唇齒之勢彼得挾而擾

我施敘之間宜有機權撓其醜類若乃碣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川夷考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一妄夷

與楊輝謀殺妻曰

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興師非徇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輾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八百館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

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始遣
忙兀魯迷失將軍征之至成宗其叛寇車里遣也
先不花征之辛丑以劉深佩虎符將兵三萬勅雲南
省各給馬匹征之癸卯劉深復請加兵哈刺哈孫曰
海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元
王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纔十之一始悔不用其言
會有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深微名首釁喪師辱
國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深其酋特達叛服不常至
元統初平章賽典赤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我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乃攬那來貢方物始立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每遇改元則頒給勅諭金牌勘合與緬甸同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蠻西至木邦北至孟艮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其人
性頗緩刺花樣于眉目間以爲飾男女服食與木邦
同事佛敬僧亦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
爲禮境內有南格刺山山上有河屬八百北屬車里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爲撾家自古不通中國我
明永樂三年其酋招攬章入貢方物始置宣慰使司
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寧遠北至車里其地

皆百夷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器用大藥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曰招木中又次曰招花爲宣慰者卽招木弄也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蠻名徹里又有倭泥貉獠蒲司刺黑角諸蠻雜居自古不通中國元世命將兀良吉解音臺伐交趾經其地悉降之至元中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置耿凍當孟弄二州本朝洪武十七年酋長刀光歸附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在浪滄江之南接南海交趾人情頗淳

額上刺一旗爲號境內猛永山杉木江

孟艮

孟艮府蠻名孟指自古不通中國我朝永樂四年始來歸附置孟艮府東至車里南至八百西至木邦北至孟璉其土俗與木邦同

百夷館

木邦

百夷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命將伐交趾經其所部盡降之舊名孟都又名孟邦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至我

計與權皆
以略

朝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命西平侯沐英遣使往諭之。其所部猛密有寶井，爲
木邦利府陶孟思歪領之。陶孟者，猶華言頭目也。木
邦宣慰司罕揲，以其女曩罕弄妻思歪，罕揲死，其孫
罕窆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木邦。成化初，
南寧伯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
大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遂怙勢無忌，掠地自
廣。十六年，大監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疏猛密木
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興五者，逋
猛密，因爲曩罕弄計，遣人賁金寶賂政府，求釋罪。且

請授官政府許之遂授意都御史陳宗往撫之宗至
猛密曩罕弄恃有內援益踞傲不出迺宗旦要宗過
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得已從之曩罕弄乃曰我猛
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
大象矣寧能復入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侵木
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以歪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詣
宗訴辯宗輒筈止之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
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盡奪木邦地罕密奔猛
正由是孟養諸酋大不平遣大陶孟倫索提兵衛罕
密聲言必滅猛密會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猛密

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爲世讐矣。其種類最繁，故以百稱。諸部落有木邦、有南甸、有于崖、有隴川、有孟養、有孟密、有孟璉、有孟羅、有孟楞、有孟定、有孟艮、有芒市、有景東、有鶴慶、有大候、有威遠、有鎮康、有甸灣、有者樂甸。其民多百夷，不通漢字。

孟養

孟養宣慰使司，地名香栢城。元至元二十六年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爲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其民獠野，小有隙卽

構兵相殺正統初土酋思仁叛據孟養地官兵追奔至緬甸購捕斬之成化中思仁子祿以祖母瑒帶及諸珍物賂鎮守大監錢能能召見飲食之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元給土酋金牌信符偶忘孟養久廢止按舊籍頒給思祿遂謂天朝復其官職以符牌號召諸夷畧取旁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叅政毛科檄思祿兵攻猛密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爲猛密所敗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科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爲鄰惡誣誤願入蠻莫十七寨

贖罪得比米糴仍乞以一字爲宣慰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緬甸館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兀良吉解屢討平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我朝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史稱

元封中

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

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者稱焉余嬰罪投裔求蒙

段之故于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白右通
玄峯年運志。其書用變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今其
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湏變于三代爲荒服。漢僅
刪分其方。雖胡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箚
落而郡縣之矣。

雲南夷總論

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藥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
教。王偉乘義捐軀。傳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
梅思祖。張鶴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
慝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首領。稍示安輯。元江永

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强獠鎮南蒙化順寧霑益差小

然皆向背靡常調濟爲難諸甸約攝騰衝諸羅竄竊

尋靖益自麓川虛耗中上孟養曲狗

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覆

時

編明錄

正統四年孟養宣慰使司刀賓王昏懦不振其下

大酋思仁叛刀賓王擁衆麓川併有孟養地遣黔國

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往征之政乘勝追思仁至上

江以無援力戰歿

上遣使問晟罪晟自知失律遂

飲藥歿廷臣皆言宜置思仁不問不聽乃用大監王

振議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發湖廣四川廣

西貴州及京營兵一十二萬往討之思仁敗走緬甸

驥遂割思仁所掠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酋長
十刺浪、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思卜、差酋莽刺札等六
十四名進貢至京、併獻俘。朝廷錄緬甸功、卽以其
子銀起莽居守孟養地、頃之麓川夷擁思仁少子思
祿攻敗銀起莽、復有孟養地、驥知夷終不殄、遂與思
祿約以金沙江爲界、今居孟養如故、其地東至木邦、
南至南海、西至戛里、北至隴川、自司治東北至雲南
布政司、凡三十八程、其俗居有城郭屋廬、地勢廣衍、
有金沙大江、闊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

雲南夷考

漢武帝始通滇國置益州郡明帝時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居玄宗冊南詔爲蠻王語謂王曰詔先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浸疆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及宋熙寧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寧宗平大理立爲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藩入大理平雲南遂分三十六路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车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车里皆百夷之種類也

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竟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

國達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賞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貴州夷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國初霽翠朱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堆瘡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易節以文武大臣威懷有方

時稱馴順然壤時聯絡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
畢節酋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佳兵每一
梗阻滇海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
策也

諸夷考

貴州夷種類非一日羅羅有二種黑羅羅卽東爨烏
蠻白羅羅卽西爨白蠻與六詔同種世居水西以安
爲姓一名羅鬼一名爨人日朱家皆日恭家皆中國
之裔日仲家日龍家其種有四日狝狝一日狝獠其
種有五曰狝獠其種亦夥日東南苗日紫苗苗日蠻

爺苗曰阿和習尚各異力耕耨用刻木爲信好佩刀
劍勇于戰鬪

貴州夷考

安貴榮者、需翠之孫也、忝香火、需翠之弟安勾立子
孫、遂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卽聽調從征、非微
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遺、類者、諸羅亦獷悍、眇
官軍、嘗睥睨省城、日是直用水西、瓊衫疊塞耳、貴榮
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快
快薄之、乃奏乞減諸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
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謫龍場驛丞貴榮

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械驛事非罪人所敢
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
諸左右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
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
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于一時
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達至二三十年當事猶得持
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
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
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守有所

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
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
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
也宜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
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盜寇以
撫綏平良亦守上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
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叅政已非設官之
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
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
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

君以一職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棒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遑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義反之于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驛竟不減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榮族之禍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以貴榮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疆歸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龜刀遣之以

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可得是
說卽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
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
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
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
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
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之解洪邊之圍群公
又復徐徐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
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
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

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采安氏何與而反
爲之設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
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計
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
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
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
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
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
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
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凱黎有楊友酉陽保靖爲

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于朝。朝廷下片紙于楊
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
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
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
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
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
也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
軍平定反側破衆護之口息多端之議再方輿之變
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非爲人作
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成子萬鈞立淫醜嗜殺

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朱衡候于外。次忽有賊
刃萬鈞頭去。一城悶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
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殺也。撲殺之。誅其
從者百餘人。遂自收立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
萬銓恣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
諸蠻哉？其何解之綿永也？羅鬼慙而戀主，與諸夷異
卽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
受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
傳無上。彼何歎于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

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貴州夷總論

高宗克鬼方疑卽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縣之者然滇南之境非繇貴不達漢惟不能有貴故自巴蜀邛笮達牂紆歷險達卒不能令黔中彼聲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於南詔蓋有以也我太祖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施亦服屬旣成祖復郡縣其地任土作貢服徭役與諸甸服同馬嶧鎮貴州功獨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帥府廳事猶所建立其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高帝斬之誠非得

八
已至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夷庭執三酋而市肆
不易其淵謀睿筭弘遠矣

兩廣總圖

兩廣古百粵地，陶唐氏命羲叔宅南交時，已通中國
矣。周宣王時，召虎疆理淮濱，遂至南海，其詳不可考
已。周衰，吳越更大，及楚滅越，其君長散處海上，猶蒙
故號以自殊，有甌越、閩越之屬，甚蕃，故曰百粵。秦始
皇帝利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
渠以通糧道。屠睢，人姓名，秦制以御史監郡，故監祿一曰史稱。殺西甌君譯
吁宋。西甌，今廣西，此蓋君長之名，伴語之語也。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莫肯爲

秦者陰

置桀駿以爲將夜攻秦人殺尉屠

睢秦乃發適以以備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畧定其地

爲南海桂林象郡荔浦以南隸焉秦人趙陀據茲土

稱南越王漢孝武帝平南粵陀孫光降以其地爲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儋耳珠崖九郡置

交趾部刺史領之治蒼梧元帝時罷儋耳珠崖九郡置

漢末七郡如故吳仍漢制分領于荆交二州其後斤

合浦以北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屬廣州治番禺餘乃

屬六

州治龍編尋又析置桂林

今桂林府

高涼

今高州

高興

今化

寧浦

今橫州

四郡以附廣州而交州亦增新昌武

平九德三郡晉初以荆之始興始安臨賀來屬尋復

歸之省高興入高梁復析置廣之晉興今南寧府東官今東

莞今德慶州晉康今德慶州新寧今新寧縣永平今梧州義安今潮州新會今縣

七郡宋泰始中置越州與交廣並三刺史部治合浦

州今廉州析置宋壽州今欽州南流臨漳等八郡屬之又析置

宋康即高州綏建今四會縣海昌今電白縣宋熙今高要縣樂昌始興南界

是屬廣州而珠崖亦稍收爲郡至齊又增廣之有

齊安今陽江縣永熙今蓬江縣齊康今海康縣齊樂今連州及廣西平樂齊熙

縣今融縣越之定川抱定凡八郡梁因宋齊三刺史部增

置廣衡今德興縣之西古含涯縣東衡今南雄東楊即義安高即高涼郡龍

卽廣羅今石城縣成今封川縣新卽新寧郡越卽合浦南卽齊廉厓卽珠

厓安卽宋壽等州以上俱在以督列郡又置都督府于

廣使持節以總之及隋平陳并省州郡爲番卽廣遷

閩卽新會循卽龍潮卽東瑞今慶府封卽濶新高賀今

縣令卽南欽卽安羅厓諸州卽東不能州者爲縣置

廣循桂三總管并加使持節之號大業初復置郡罷

州府亦尋廢唐興復改郡爲州置嶺南道貞觀初置

嶺南東道嶺南西道東道領韶廣連今循朝康卽香

瀧端封高春今陽春縣廉卽越羅卽羅辯卽化雷卽瓊

厓卽振州今儋卽萬安新厓卽諸州西道領桂柳宜

今處

昭

今平

梧

潯

邕

諸

州

尋

又

開

邕

州

以

西

諸

蠻

峒

置羈縻州數十屬邕州光化後爲楚馬氏所據五代

時入于南漢時交趾有丁部領者自領交趾事稱萬

勝王自是交趾不通于中國矣宋平南漢分爲廣南

東路廣南西路自廣韶南梅

今程

南

雄

英

南

恩

惠

以

東傳海屬東道高廉欽化南抵瓊南縣寧

今儋

萬

安

今

廣

吉

陽

即

與

桂

柳

宜

昭

梧

潯

邕

俱

屬

西

路

元

置

廣東道宣慰司于廣州海北海南道于雷州隸江西

行中書省置廣西兩江道于靜隸湖廣行中書省至

正末于靜亦置省焉

明興以廣韶南雄惠潮肇慶

高雷廉瓊十府統曰廣東桂林柳慶遠平樂梧州南寧太平思恩田州思明鎮安十二府江泗城奉議思陵利龍向武都康八州上林隆安二長官司統曰廣西各置承宣布政使司于廣州桂林領之後降田州府陞憑祥歸順峒各爲州故今廣西凡十一府十一州云夫兩廣極南地也故其氣候常多暑少寒少寒故霜雪不降多暑故瘴毒間作栢以西則漸甚蓋由山勢局促層巒疊嶂茂林深箐居人如坐甑中熱鬱薰蒸故瘴癘作焉

梧州府設立總府駐劄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一

節緣兩廣地方山川聯絡境界毘連二處賊徒頻年竊發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亦藉廣東之錢糧彼此相資利害相關

廣西戍兵

請勅湖廣等處總兵等官今後湖廣永州道州地方有事廣西官軍策應廣西全州興安地方有事湖廣官軍策應廣東廣西接境也方有事互相策應

治藤峽府江論

治藤峽宜速而治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迭緩則可窮要領蓋藤峽北起武宣西極龍山而阻潯江三面

雖迂猶可邂逅所慮者東奔耳然前紫荆後根姜各有間道可透林峒阨此一隅而腹背迫威譬之釜魚安可跳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北起陽朔南界蒼梧延袤三百餘里而江以東則恭城平樂賀縣通于連州江以西則荔浦脩仁永安五屯抵力山羅運其間岡蠻遼遠蹊蹬塞阨地曠人稀村落渙散迨乎沿江爲盜則又倚林伏草倏忽往來一有潛藏莫知窟藪官軍逐捕無所因糧越壑騰岡益難輸輓未欲破也愚以欲治府江則五屯永安荔浦平樂賀縣尤爲要害皆宜以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鄉

導探其塞易獲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怯各營巢穴距險爲防然後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孤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故曰宜緩且征南蠻者莫利於結果莫不利於漫走漫走則我軍不勝追逐而又有機械毒物潛發莽中畏縮逡巡曠日持久卽有十萬之師未有能得志而返者也要知藤峽府江固難並舉若舉此而置彼亦非全功蓋徭僮親昵黨類卽百里之外通爲一家必使東破則西來者無所居停西殘則東鋌者無所寄食前後跋扈乃可禽爾南蠻之倚山猶北狄之倚馬也

北狄離馬不能爲雄、亦猶南蠻離山不能爲力也。若夫景泰中、流劫郡邑者、皆四方客寇、竊名姓而起、非眞峽賊也。雖然、南蠻之俗、鄙而難變、慙而易欺、是以衛所之豪、世掌其土、徃徃假借上官之法、丁剝而戶漁之、而鄉老廂長、歲入其稅、以爲常額、又譸張爲幻、使不敢一控公門、雖有何化之心、無由自款、稍不懽欲、卽指摘其罪、駕以浮言、駭上官而督捕、此兩江通弊也。

兩廣總鎮事宜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亘、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

東遠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矜研巖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今易爲斷藤峽蓋有孤藤度峽礪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顛類百里皆歷歷自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一盼盡也諸蠻以此爲隴區藤峽則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宣武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峭以百計如僊女關九層厓極險阨者亦數十處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沿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

力山力山之險又倍藤峽又南則爲府江週圍蓋六
百里其中多冥巖隙谷懸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
步九折一失足則殞身數百仞下中產獠人藍胡侯
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僮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
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徭亦憚之其言語侏儻重譯
始解景泰中徭酋侯大狗等猖亂嘯聚萬人修仁荔
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
制率以招撫縻之時朝廷比有虜警未遑問也天
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酋者賞千金爵
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幾

毀兩廣守臣皆得罪會憲宗初即位統意南討守臣平居不能禁賊撫定或姦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其言重貽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今數千里之地被其荼毒然後奏調大兵禽獮草薶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林畧可任朝廷委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年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無孑遺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崑圖玉帛之慘邪雖然非雍不能辯此也其機要則在斬李真

等四人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筭已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決徂之策而屯田以困先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不同事而異形者不可執一論也

嘉靖中二役在王守仁則因胡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征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竭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

將帥於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

賊素畏狼，狼善搜扒，宜行廣西該道調歸順、下雷、東蘭、那地等處狼兵以八千人自廣西貴縣登陸，從信宜至電白，獅子堡分路入陽春，爲一大哨，以三萬二千人至德慶州，入東山、西山，分四大哨，合陽春爲五大哨，每哨另召興寧、長樂、南詔土兵四百人，責成該道，俱要素練者，不得市傭充數，統以叅遊一員，不可雜以浙兵。浙兵欺狼，攘奪其功，反致壞事。各用鄉民爲鄉導，四望以防遮伏，進據要害，相度地形，設立排柵五哨，結五大營，每營各撥諳熟地利鄉導二十名。

勿輕接戰

廣西夷總敘

廣西夷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大藤峽險深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屏諸境卒不能扼刷桂林之北六峒爲藪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道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藪尚在三盧再叛思田更强姚鎮勦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

三江諸夷考

三江諸夷其先盤瓠之裔今據廣西諸險其最矯鸞者唐之西原宋之廣原今之田州大藤是也唐黃氏鼠強與常氏儂氏寇據十餘州大和中經略使董昌壓遣子蘭討平峒冗夷其種落宋時儂氏世爲廣原州首領後儂智高倡亂僭帝號宣撫使狄青討平之因朝成化間都御史韓雍討平侯大猷等嘉靖間新建伯撫田州破斷藤三江連亘千里半入猺夷而潯陽恩田之地更爲盜藪昔孔性善請擇良吏嗚呼計上策無踰此矣

黎人考

黎今儋崖瓊萬州鳴上蠻也。鳴之中有黎母山。諸蠻
環居四旁。號黎人。內爲生黎。外爲熟黎。山極高。在霧
靄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翠尖如浮空中。然其
山水分流。四州熟黎分隸諸州。耕作其地。供稅役。生
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至於山巔。雖生
黎亦不能至。在唐爲瓊管之地。宋紹興中。黎州王文
鼎連結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砦。復犯省地。廣西
發兵燒燬巢穴。生擒黎賊。亂遂定。乾道中。屢招諭之。
生黎質直獷悍。不復王化。亦鮮出爲患。熟黎貪狡。兩
廣福建之奸人。以命迹居其間。我朝廖永忠旣平

廣東海南儋黎夷未附後耿天璧擊平之

徭獠獠蠻諸夷種類考

晉高辛氏有犬戎之寇下令有能得犬戎吳將軍者

以女配之閱三日祭歃含吳首至

祭歃帝奇狗也

不得已配

以女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女祭歃歃

後囚自相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爲衣服好五色

裁制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于是始迎致諸

子言語侏僂好登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

山廣澤其後種類滋蔓散處四方號曰蠻夷

出後漢書

在廣西則有徭獠獠蠻之號曰徭者初靜江之興安

義寧古田營州之融水懷遠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
中多姓槃氏惟髻跣足不供徭役種禾豆山芋雜以
爲糧截竹筒而炊暇則獵取山獸以續食俗嘉讐殺
猜忌輕死又能忍饑行闔履險若飛兒始能行燒鐵
石烙其跟躡使頑木不仁故能履棘茨根柢而不傷

出虞
衡志

曰獐者慶遠南丹谿峒之人呼爲獐初未嘗至

省地元至元間莫國麒獻圖納土命爲慶遠等處軍
民安撫使自是獐人方入省地今貴之荔浦修仁永
福最多在宜山邊境及思恩者近日編入版籍謂之
熟獐性累馴達者謂之生獐便化不可制服在忻城

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二長官司者尤
爲兇狠曰獠者左右兩江諸峒之外俗謂之由獠依
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以射生爲活一村中推有勇
力者曰卽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
位布列火禱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
知正月雨而二月旱自以爲不差舊傳其類有飛頭
擊齒花面赤視之屬凡二十一種

出虞衡志今按飛頭擊齒諸事陳剛

中使交錄亦音及之

曰蠻者有撫水蠻在宜州南康隸黔南其

酋皆蒙姓以藥箭射生爲活取鳥獸盡卽徙他處有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寧氏者相承爲豪

又有黃氏居黃澄洞其隸也有廣原蠻在邕州西南

鬱江之源也峭絕深阻頗有邑居聚落

出宋史

今郡縣

之外羈縻州峒多皆蠻地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稍有稱名者羅殿自杞以國名羅在宜融之西邕州之西北唐會昌中封其帥爲王世襲爵焉

出虞衡志

議處猺獞

夫猺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而猺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猺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猺兵地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猺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

分隸之有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皆爲狼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之患矣。

議革通夷之弊

猺獞之性本自愚直其桀驁貪狡者百中之一耳未亂先治已發計擒夫亦何難惟有罪軍民脫逃廝僕亡匿其中唆引劫奪以報私憤無藉土人鄙惡商藝游息其中爲之謀畫以分貨利是以各賊出沒不常橫行無忌緝事之設本爲體探賊情一有軍機起先走報撫安之設本爲招撫猺獞寇賊生發返爲掩飾

是以有所倚賴敢于弄兵及其罪惡貫盈勦伐必加
掠房軍牢獲其常例往往洩使先爲備狼兵進山受
其私賄往往賣路縱其逃匿是以兵至則遁兵退復
亂卽今有事于地方先期拘集緝安撫去鄉商藝禁
于一室令其開報極惡村分若干亡命奸徒若干與
夫地之險阻阨塞路之多少遠近或征或勦就以此
輩爲之鄉導有功之日免其前罪有漏洩以軍法處
治其文移往來尤貴密速罔俾梟牢得以先漏調兵
發兵亦然勿令自兵得以賣路

五屯要害

按廣西五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峽右臂、及白右寨十二磯、濠江口之衝、爲諸徭要道、其間山泉佳秀、樹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裕其居而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種兵以守之、借其力以爲用、亦一隅雄鎮也。

制馭大藤八寨諸巢議

按粵西有曰大藤曰八寨曰連城曰六十三山曰七山等巢、粵東有曰羅旁曰王母曰雲稍曰毋離等巢、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旁諸巢爲地方害、且數十年、動衆數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振、山谷爲空、乃粵

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旁畏威悔罪乞憐求生
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并稱寧請說者
謂當時收兵大早經畧事宜尚未萬全逃匿餘黨尚
未搜捕乃不踰年舊口餘孽呼携潛出一省所惡者
在八寨兩省所惡者在夾勦故當時論者諸且置八
寨而先六十三山等巢則各寨悔罪如其不悛乘餘
威殲之易矣

湖廣夷

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連川
賈溪洞深險難撫易亂彭氏富強雄脅諸司自宋迄

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泉僉事汪濬統馭嚴飭所過歛戢以故順靖之禍不獨襄楚永保之憂豈直苗夷也

秦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得相爲應援而表裏受兵又無所逃遁數匿故得以草薶而禽獮之

五溪諸蠻

五溪諸蠻其先槃瓠氏之裔今湖廣廣西溪峒中諸夷皆其種類卽漢光武時馬援所征服者在北魏南冉氏田氏向氏陬落尤盛唐末五代時寇無寧日宋

太祖得蠻人秦卅雄以爲辰州刺史諸蠻懾服蠻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至南宋以章惇爲經畧舒氏彭氏蘇氏楊氏相繼納土置沅州誠州後改誠州爲靖州元雖置郡縣叛服不常國初命周德興討平五溪蠻正德間以都御史秦金討平榔桂土人龔福等嘉靖初有蜡爾山苗之亂又有篁子坪土官田與爵之亂命張岳討平之各夷多取湖南古巫黔中地卽今之辰常靖施永順保靖等處是也

鄖陽流賊

荆襄流逋自元已然山深土沃嵌湖廣四川陝西之

問劉千斤野王剛藍鄆老人廖麻子何淮喻思偉徐學楊文政李胡子小王洪等擾蹟無寧時自撫治鄆陽之設寂然樂土流遁不特爲避逃計實所以利之自終南一帶東至荆襄其地饒肥閑曠物產天然之利

虔鎮事宜

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于湖郴在贛州之湘頭岑崗諸巢則連界于閩廣接境于湖南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于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

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跡所不能到賊若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

記三省夾勑橫水桶岡

江西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洲頭接境洲頭係大賊池大贛等巢穴有衆數千。

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來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泐頭兵力以爲聲援攻之則奔入泐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以湖廣言之則桶江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江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

虔鎮總論

接南贛汀漳等處惟贛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巢交于閩賊魁詹師富等據之其西橫水左溪桶岡諸巢交于楚賊魁謝志珊藍廷鳳等據之其東南三洲九連諸巢交于粵賊魁池中容等據之不特四出劫掠爲患屢年三省撫臣往往相爲觀望急則議請夾勦每諭時兵始集集則兵已竄匿徒糜餉費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及王文成受命巡撫南贛躬率諸道進兵取上杭出其不意直檣象湖乘勝破長富及水行等四十餘巢漳南平十月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左溪再鼓而滅桶岡三洲賊酋悍黠擬官僭號

聞各巢破懼而佯款陰增機險穿毒以虞王師文成故休土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渠魁遂舉兵擊其解又一鼓而破三洲

內夷總論

按夷狄之見於經者始于三苗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崗山箐之中曰犵曰狔曰獠曰獯之類凡十數種皆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卽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其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國初于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川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

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北之義禹丕叙之意也。

終